

3478
台湾新人新著

秋菊

● 吴锦发



鹭江出版社

台湾新人新著

秋菊

吴锦发

鹭江出版社 1992·厦门特区

〔闽〕新登字08号

台湾新人新著

秋 菊

吴 锦 发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3.125印张 2插页 63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533—451—x

I·103

定价：1.80元

静静的哀伤

——序秋菊

吴锦发

—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向来容易激动的年轻的心，渐渐地变得沉稳了，日子像一道涓涓的细流，沉静地从心底流淌过去。

这样的心绪，在近几年中一直持续着，要说那是一种澄明的接近“悟道”之心吗？似乎又不尽然，我清晰地感觉到在那平静的心流之下，不时地仍有许多乱如蛛丝的苦恼和烦乱纠缠着。

直到有一晚，我半夜瞿然醒来，一动也不动地仰躺在床上，如银波洒入室内的月光，正好把我整个身子罩在其中，我有一种突然置身异域的惊慌，连呼吸都不敢放任地吞吐，我便如此静静地，一动也不动，蛹化般地躺在床上足足有一两个钟头之久。

在这一两个钟头之中，我心思电转不已，很自然也很奇异地，我竟把自己的生命，从童年、少年一直复习到眼下那一刻，然后，一种无法抑遏的哀伤，绵绵不已地袭上了我的心头。

那一晚，我生平第一次，对自己日渐走向世俗化的生命感到痛恨起来。

原来，我日益沉默下来的心，并不是原本年轻容易激动的我逐渐步向“成熟”步向“彻悟”，而是日益步向“茧化”，步向庸俗的“心灵死亡”的症候啊。

在无限寂寞之中，我竟无声无息的流了一脸的泪水。

在那静静的哀伤之中，我突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然地来到了我的床头。

那是十七岁的我，充满挚情，满腔公理、正义的“纯然的我”。

“他”静静地凝视着我，我也静静地回视“他”，两个“我”一立一卧默然地互看着，直到窗外乌云遮住月光，冥然之中，“他”才悄然失去踪影。

从那一晚之后，那个十七岁的“我”，连续几个晚上都来探视我，纠缠我，“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沉默着，偶然也灿然笑着向“我”吐露心事。

于是，很多尘封的往事，都经由“他”的叙述，回到了我的记忆之中。

“秋菊”这篇小说，就是在那种心境之下，在我思想中受孕而完成的。

二

“秋菊”这个故事，是我年少时代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一个。

那里面详细地记载了我青春年华的激情，有爱情，有友

情，有热情，更重要的，它记录了那个年代，台湾城乡文化冲突在我心灵上留下的痕迹。

欢笑中带着眼泪，我异常怀恋那段时光，但那绝不是无聊的伤逝之情，我怀恋那段时光的最大理由是，那个时候的我以及我的伙伴们，对周边的人与事，是带着多么“纯然”的情愫啊！

“纯情之美”不就是“人性之美”中最值得我们珍惜的情操吗？而那样的情操也正是今日我们社会在急速转型之后被抛弃得最快最彻底的。

“秋菊”不只是一个令人哀伤的“爱情故事”，在“爱情”之外，我还谈了许多别的东西。

谈了些什么别的东西呢？由作者自己来解释自己的小说是全天下最无聊的事，你们如果有兴趣，不妨自己细细地去体会吧。

秋 菊

因为是周末，今天的客运车显得特别拥挤，我拉了两次铃，费足了劲才挤到车门附近。

“下车！下车！”

车在站牌前停了，司机待了一会，大概发现没有人下车的模样，油门一加刚启动，我慌忙向车掌大声喊起来。

“要下车怎么不快点？”车掌咕哝了一句，拿起挂在脖子上的哨子，吹了一长声，示意司机把车重又停了下来。

我差两步，被一个装得鼓鼓的麻布袋阻住了，挤不到车门口。

我一急，不管三七二十一，躲过那只麻布袋向车门冲去。

脚踩到麻布袋上，软滑滑的感觉，并且听到“喂——伊——”一长声惨叫，把我和全车乘客吓了一大跳。

随即听到一个欧巴桑的冒骂。

“夭寿！你把我小猪踩死了！”

全车猛地爆出一阵哄笑，我趁乱满头大汗地冲下车去。

右手按紧头上的大盘帽，左手提着书包，顺着冲下来的余势，向前跑了几步，回头，客运车已放了几个大臭屁溜走了。

我愣立在碎石铺成的乡道上，为刚刚踩到小猪的事哑然失笑起来。

由乡道向前方望去，一片苍苍茫茫的绿海，直漫到金宇山下才停住；这是家乡烟田的景观，这时期正是烟叶采收的季节，绿中带点浅黄的叶片，随着柔风，以雅致的姿态轻轻摆动着，像跳“扇子舞”的仕女们手中的羽毛扇子一般，从叶尖细碎地抖动到叶柄，那种摇动如水样柔和，一阵风过来，只见那叶海由近及远，一波波漾动不已。齐人高的烟海里，到处浮浮沉沉着摘烟妇女包着洋布巾的斗笠，看着眼前的美景，不自觉地脚步便轻快了起来。

“发仔，回来啦？”在路边牛车上叠着烟叶的旺叔，停下手中的动作向我招呼。

“旺叔，旺婶！”

“永德没一起回来吗？”旺婶亲切地问我。

永德是旺叔的么儿，和我一起在高雄中学念高三，我们一起寄住在外面，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下星期一要考试，他说要留在学校用功！”

“哦！”旺叔笑笑，低下头去又开始活动起来。

“你明天什么时候回高雄啊？”旺婶边拉起斗笠上的洋巾尾拭汗，边问我。

“大概五点左右吧，要赶那班直达车。”

“回去以前，你到我家来，我杀只鸡，你带去和永德一起吃。”

“好！好！”我答得很快很大声。

回到家，刚走进大门口，家里那只大黑狗便凶猛地叫着，

从屋内窜出来。

“库洛！”我大声喝斥它。

它看清是我，马上转变态度，摇着尾巴，突然抬起前脚，亲热地向我扑过来，把我扑得向后头颠颠了好几步。

“回来啦——”我向着屋内喊。

没有听到回音，绕着走到屋后烟楼，只见祖母一个人拿着长柄扫把在扫着烟楼前的空庭。

“大家摘烟去啦。”祖母眯着眼，停下手中的动作，“今天怎么归来这么晚？”

“车子好挤，等了好几班车……”我边答边走回室内去。

放下书包、帽子，打了一桶冷水到浴室冲凉；正在冲着，就听到辘辘的牛车声及父亲斥喝牛的声音；稍停一会，妈妈和工人们谈话声也传进来。

“放这儿吗？”

“地扫过了，就从这儿叠过去好了！”祖母正在指挥着她们把烟叶放到空庭中。

我冲过凉，换了沾满烟油的旧上衣，戴上布手套，往烟楼走去。

工人们正在忙着把牛车上的烟叶搬下来。

阿信哥站在板凳上，把烟叶一揽一揽地抱给工人们，接过烟叶的人再把它搬到土庭上，将烟叶蒂下尾上地竖叠起来。

我走过去，阿信哥一眼看到我便大声嚷嚷：

“来，来，高中生，后生牛牯力量大，这一揽给你！”我看他抱着的烟叶快掉下来了，忙跑过去用肩把它扛起来。

扛着那一大叠烟叶，我两三步快跑到庭上，用一个漂亮利落的动作，一股脑儿把它甩叠在地上。

“赞！”阿信哥高喝一声，对着我竖起大拇指，“可以娶婆娘了！”

在那儿帮忙搬烟叶的女士们都忍不住笑起来，我有些自得地向她们一一点头招呼。

“唉，唉，唉……”我突然看到站在阿信哥旁边正在卸下烟叶的女孩，抱着过重的烟叶，一个重心不稳，眼看要从板凳上摔下来了。

我忙冲上前，双手高举起来帮她扶住烟叶，想把她手上抱着的烟叶接到肩上来，没想到我没来得及稳住身子，她竟整个人倒了下来。

“哗啦——”一声巨响，连人带烟叶一起把我压垮在地上。

“怎么了？”妈妈慌张地跑过来扶我。

“噶，刚说过你可以娶婆娘了，你却连个细妹也抱不住！”阿信哥仍站在板凳上说风凉话。

阿信哥一说，那些女工们更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

“天寿！你们真是……还不快来帮忙看看人摔伤没有？”妈妈焦急地数落她们。

我按着摔疼的屁股，看看旁边的女孩，她斗笠摔丢了，整个人趴在烟叶堆上，许久才转过脸来，我看到她红扑扑的脸扭曲着，有豆大的汗粒挂在额上。

“秋菊！秋菊！”阿信嫂这才慌慌忙忙跑过来扶起她，检视她身体各部份，“哪里摔伤没有？”

“手……”她痛苦呻吟着。

她抬起手，我看到她的右手腕渗着血迹，红肿地擦破了一片皮。

“很痛吗？”我关心地凑近去问她。

“对不起！”她突然转过身对坐在地上的我点头轻声地说。

“……”我盯着她愣了一会，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才好。

“春樱，你带她去擦点药吧。”妈妈向阿信嫂说。

阿信嫂挽起她，用肩搭着她，把那女孩扶到屋檐下坐着。

“你有怎样没有？”妈妈靠近来关心地问我。

“没有。”

“那你就起来，去房里拿瓶碘酒来，给她擦一擦。”

我默默站起来，起身往房里走去，走过那女孩身边的时候，忍不住瞄了瞄她，她发现我在看她，忙把头低下去，长发披垂到胸前，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檐下的椅子上，看着她高挺秀雅的鼻子，长而黑的睫毛，以及白晰的皮肤，我心里突然颤了一下，我觉得她的神色有几分熟悉。

我拿了碘酒出来，走近她，打开药瓶盖用棉花沾湿，示意要替她擦药。

她有些腼腆地把手腕弯曲抬起来，我先用干棉花把那伤口上的血渍拭干，再轻轻把碘酒擦上去。

伤口一涂上碘酒，她马上痛得皱起了眼眉，看得出来，她是竭力地忍耐着不敢呻吟出来。

“痛吗？”我轻声地问她。

她明明已痛出眼泪来了，却勉强着挤出一丝笑容，摇了

摇头。

我待了一会，再替她涂上第二遍，这回她已眉开眼笑了。

“你是阿发哥对不对？”她突如其来地这样问我。

“唔？”我愣了一下。

“我知道你，我姐姐常说到你。”

“你姐姐？”

“冬梅啦，我是冬梅的妹妹秋菊。”

“哦！”我心头一颤，慌忙把碘酒、棉花收好，匆匆走回屋内。

隔了这么些时光，再次听到冬梅的名字，内心里突然觉得怅惘极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眼睛闭起来，脑海里却尽浮现着冬梅昔日的影姿。这些影像是这样细腻、生动，使我几乎要误认为她就站在我的床边了；但是，一睁开眼，我便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幻象，冬梅现在正远在台北和她的先生一起生活着。

这个时候，她正和先生做着什么呢？正穿睡衣互相拥卧着吗？或者……我躺在床上，呆愣地盯着天花板的灯泡胡乱想着，愈是替她往甜美的地方想，愈是感到心里的刺痛。

我已许久没有像现在这般失眠着想她了，经过一段时光的隔离，我一直认为，我已经彻底把她从我的思维中驱逐出去，但是现在我才明白，我只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今夜，这些被强迫压抑的思念，好似突然找到了溜进我心灵的孔道。

“笨蛋！”我在心中呐喊着，把棉被猛地掀开，在床上坐了起来。

我呆坐着望向窗外，月光冷冷地从窗外洒进来，照在窗前桌面摆置着的万年青上，使得万年青的叶面像是蒙上了一层银色的薄膜一般，从户外拂进来的微风，使它的叶尖悄悄栗动着。

“冬梅。”我梦呓般呻吟，从床上滑下来，走到窗前。

无意中，看到挂在壁上那管多时没有吹奏的洞箫，心意轻轻漾动起来，如波光一般的情意浮上心头。

我把箫取了下来，用桌上的抹布把箫面上的灰尘拭干净，慢步走到屋外去。

深夜吹箫，以前是我心情郁闷时，最好的发泄孔道。

我沿着屋后的小径走向附近的土地公祠，土地公祠就在离我家不到两百公尺远的溪畔，祠前有空旷的祠坪，坪边有一棵百年的老榕，枝叶满满覆盖着祠坪的上空，我坐在祠坪的石阶上，感到深秋的夜里，露重霜冷，把夹克拉链拉上，轻轻吹奏起一些哀伤的曲调，那些曲子都是以前冬梅所喜爱听的，箫声如流水般从我的指间幽幽流出，流入夜色中，心中升腾着一股阻塞多时的幽怨之气，我一股脑儿让它从箫孔中流泄出来，我愈吹愈觉得空虚寂寞，整个人仿佛随着箫声飘起来了，游荡在黝黑的夜色中。

这个时分，大约是深夜一点多了，除了稀疏的虫鸣远处的狗吠，整片田野似乎刹那间便充满了我哀怨的箫声……。

由于昨晚一直到公鸡啼叫了，才迷迷糊糊睡着，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看看壁上的钟，时针已经越过了十点的位置。

匆忙刷洗完毕，蹲在厨房灶旁草草解决了早餐。从厨房

门口出来，瞄到后院妈妈和工人们忙碌着烟事的身影；我为自己的贪睡觉得有些愧疚，所以便信步过去，想帮点忙。

“呵，后生，皇帝也没你好命，现在才起床？你阿爸都犁过三丘田了！”阿信哥正在把竹烟蒿串好的烟叶堆叠起来，看到我，便打趣地说。

我被他说，愈发不好意思起来，正在工作着的工人们也都纷纷转过头来看我，我为了解除这个窘境，慌忙从墙角找了一把小板凳坐到阿信哥身边。

“我帮你忙！”

“帮我？免啦，你过去那儿帮帮她。”阿信哥指指隔壁。我转过头，发现昨天那个女孩正盯着我腼腆地笑着。

“秋菊刚学会串烟，你帮忙指导指导她。”

“指导她？我……我自己都不太会呢。”我搔搔头苦笑着说。说着拿起板凳移坐到那女孩旁边。

“串烟都不会？后生，那你会什么？”阿信哥不改他喜欢捉弄人的个性，不停地揶揄我。

“谈恋爱啦，现在的后生谈恋爱最在行啦！”坐在屋角的庚华嫂猛然插进来一句话，引得大众唧唧不已地轻笑起来。

“好啊，阿发仔，那你就好好指导她谈恋爱！谈恋爱不用我教你吧？”阿信哥仍不放过我。

“你啊——”坐在附近的阿信嫂猛然向阿信哥掷来一片烟叶，笑骂着说：“七老八老了，还没半项正经！”

大家看着又爆出一长串的笑声，我感到脸烫了起来，坐在那儿窘得不知如何是好，瞄瞄那叫秋菊的女孩，只见她低着头，雪白的颈项到耳根的地方，泛着浅浅的红晕，因为逆

着光的关系，白绒细柔的寒毛，在她颈项上映出晶亮的光，我的心不禁起了一阵悸动。

“好啦，好啦，玩笑要开，工作也要做。”妈妈忍不住了，把嗓门拉开来喊。

“对，对，我们工作要紧，不要破坏他们后生仔谈恋爱的气氛。”阿信哥故意把声音压低下来，瞄瞄我和秋菊，故作神秘地说。

他的话又引起大家一阵轻笑。

我拉拉板凳，离开秋菊远一些，然后埋头用串烟针线把烟叶一片片串列在竹烟篙上。

两人默默地做着手上的工作，一时间，耳边只传来“嗦嗦”不已的钢针穿过烟叶梗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生烟叶的独特味道。

平时我不常做农事，所以串烟的工作我做得非常呆笨，一篙烟串得高低不齐，急得我满头大汗，秋菊在一旁看着，也许觉得好笑吧，“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那纯真无邪的笑容，蓦地在晨曦中绽放开来，像深山溪畔的野生姜花，我注意到她那小巧秀挺的鼻尖上凝着一颗晶莹的汗珠……。

由于挂烟时少了一个人，阿信哥要我上烟架帮忙，我从没上过烟架，当我把两脚岔开，分踏在两条木架上的时候，两只脚仍止不住直发抖，我半眯着眼睛往下瞄，发现自己悬空站在那么高的地方，一阵昏眩差点没栽下去，赶紧又闭上眼睛。

“不要看下面就不怕啦，后生，都快要讨婆娘了，还这

么没种，真没用！”

阿信哥岔腿站在我上方的烟架上，不停地打趣我。

我紧张得满头大汗，开始后悔刚才为什么这么禁不起他的激，糊里糊涂地就爬了上来。

由木条构成的烟架，分成三排九层，横直交错地钉牢架满在烟楼内部，串好的烟，必须连同烟篙一串一串从地面传上来，站在烟架上的人，接过手，有条不紊地挂在木架上，这些挂好的烟，必须经过一个星期的烘烤烤熟，再从木架上取下，另外经过选别、打包等程序，才能缴卖给烟酒公卖局。

现在攀在烟架上的有六个人，分成二组，每组三个人，一个攀在烟架最上端，一个在中间，另一个在下方，我和阿信哥分在一组，秋菊在地面把烟篙竖起来传给我，我俯腰抓住烟篙的另一端，把烟篙往上传给阿信哥，再由他往上传给最上端的人，把烟一串串由上往下列挂在烟架上。

两组人不停地吆喝着，半嬉闹地比赛谁挂得快，还湿、生的烟叶相当重；刚开始的时候，我为了不在秋菊面前表现得不如人，故作英雄地追赶旁边那组人的速度，但这样的姿态维持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感到手酸脚麻了，汗水淋漓，早已渍湿了全身的衣服，我咬牙强撑，干脆把眼睛半闭着，仅由双手重复做着机械性的动作，接过来，传上去，接过来，传上去……。

“喂！后生，你把烟篙传到哪里去了？你拚命捅我屁股干什么？我屁股可不吃烟！”

我正因为疲累，而精神恍惚的当儿，突然听到阿信哥在烟架上方大声喝叫，忙把眼睛睁开，发现自己把烟篙传歪了，

上端正顶在阿信哥屁股上。

“你把我子孙堂搞破了，我太太可会找你算账！”

站在烟架上的人都被阿信哥的话逗笑了，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动作呵呵大笑起来。

我窘着站在烟架上，瞄瞄下方，发现秋菊也咯咯不已地笑着，一再想把烟篙竖起传上来，但传到一半，又因为笑岔了气而坠了下去。

“好啦，好啦，你们正经点！”妈妈大概同情我的处境，在底下忍不住咕哝起来。

把所有的烟叶挂好，差不多花了一个半小时，当我从烟架上爬下来的时候，两只脚酸痛得几乎要瘫了，我岔开腿，像青蛙走路般从烟楼里走出来。

在门口，冲着面碰到正在就着大铁口杯喝水的秋菊，她看到我走路的模样，忍不住“噗哧”一笑，把口里的水都喷出来了。

我狠狠地白她一眼，她倏然整张脸都红了起来。

回高雄的班车拥挤，车次又少，一个小时才有一班，回到住宿处已经晚上八点钟了。

我和永德寄宿的地方，就在学校对面的巷子里，那儿有一排公寓大都租给外地来的学生住。

我们住在其中一间公寓的三楼，有四十多坪，分隔成五间，每间不到十坪，我和永德租住一间，每个月房租八百块，两人各自分担四百块，水电费另算，浴厕只有一间，厨房一小间，三楼的住户大家共用。